

兩性平等課程的再概念化

◎劉美慧(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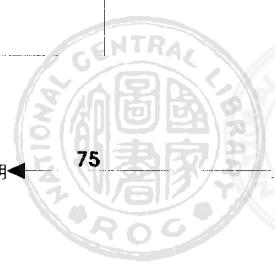
從一個故事談起

我的兒子曾經在美國讀過半年的幼稚園，他們的課程每天都有一段時間叫做「分享時間」，老師會安排二位小朋友各自進行十分鐘的分享，分享的項目很多元，可以包括作品介紹、才藝表演或是玩具分享。我兒子的分享時間是每個星期三，他曾經分享自己的圖畫作品、到大峽谷旅行的照片、玩具總動員的機器人「巴斯光年」等。回家後，他都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如何分享以及

同學的反應。有一天，他決定要帶他的芭比娃娃到學校，我也鼓勵他。放學回家，他沒有主動提及分享的事情，我問他：「同學喜不喜歡你的芭比娃娃？」他卻一反常態，哭喪著臉說：「他們說芭比娃娃是女生的玩具，男生不可以玩。」他說下次再也不要在洋娃娃了。我問他：「老師怎麼說？」他說：「沒有！」

或許是在多元所教書所產生的「職業病」，我敏覺到這個兩性議題的重要性，並且決定要對我的兒

子進行機會教育。隔天我帶他到社區的圖書館，找了一本兒童繪本——「威廉的洋娃娃」(William's Doll)(註1)，我描述威廉如何實現他想要一個洋娃娃的心願，並且在故事結束時問他：「男生可不可以玩洋娃娃？」他說：「可以！」他雖然這麼說，但是我知道他不會再帶洋娃娃到學校，因為要挑戰大多數人的刻板印象，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當他看到其他男孩玩洋娃娃時，他不會取笑他們。





我一直在思索，當初老師為什麼沒有立即處理這個問題？是因為老師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教學時間不足？或是兩性議題沒有涵蓋在幼稚園的正式課程中？當時老師如果能夠利用這個自然的情境脈絡，進行機會教育，與學生共同進行意義建構的兩性課程，這樣的課程將比課本中已計畫或安排好的文本更真實、更具說服力。

兩性課程的再概念化

課程的本意是「跑馬道」(race course)(註2)，亦即有計畫的活動場域，課程設計者就是導遊，而學生就是在跑馬道上的遊客。由於受到課程原意的影響，許多課程設計者及教師將課程侷限在正式課程，尤其是教學科目或教材，忽略了在正式課程之外的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

程的影響。又因為受到科學理性的影響，將科學管理的原則運用到課程發展上，課程發展被視為直線式活動，學校變成工廠，學生變成原料，學校依社會特定的需要，將學生塑造成產品(歐用生，1981)。

在這樣的課程概念之下，許多女性主義者急於在正式課程中爭奪兩性議題的版圖，再依據成人的觀點，分析兩性課程所欲達到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目標，以附加模式將這些目標轉化成課程的一部份，其他不能納入正式課程的兩性議題，就被包裝成一套套的補充教材或教學方案，傳遞給學生。這樣的結果加重了學生的學習負擔，讓已經「背不動的書包」更加沈重。

再概念論者(reconceptualist)批判傳統的課程太強調技術本

位，課程的「行為目標」是非人性化的、孤立的，直線式的課程發展過程是封閉、簡單與機械化的。這樣的課程缺乏人文精神，忽略了個體內在經驗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意義建構。他們主張要根據課程的原意，進行課程的「概念重構」；課程典範應該從傳統的「技術取向」轉移到「批判解放取向」。

質言之，教育必須重視知識探究的歷程與師生互動的經驗，強調知識的連結與學習經驗。課程不應固守傳統的模式，而是非常多樣化的，而且課程應為平等、民主等理想而服務。課程應注重人的價值、情感、與意義的創造，強調個體的優先性，課程發展是一種創造的歷程(陳伯璋，1987；Pinar, 1978)。課程是想像、藝術、遊戲般的活



動，也可能是沈思性的思考，但最後它應是批判的活動。

以再概念論來論述兩性課程，兩性課程不僅是兩性差異或是社會制度對兩性發展的限制等知識層面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性別意識的敏覺、自我價值的肯定、批判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兩性課程應以人為主體，以學習者自我解放與意識覺醒為目標。課程是師生對話的產物，而不是預設的抽象概念。教學歷程是「意義」與「知識」交織的場域，是師生共同參與及創造的歷程。在師生相互影響的生活世界中，學習者性別意識的覺醒，比客觀知識的獲得更為重要。

傳記／自傳—

意識覺醒的課程

再概念論者強調自我的再發現，認為學校教育

應以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價值創造作為課程實施的重點，因此鼓勵發展心理的、分析的、批判的課程實踐，強調敘事性的教育經驗。主張透過傳記／自傳的文本表達方式，讓學生有機會將學校知識、生活史及心智發展建立關聯，以達到自我轉化與自我提升(甄曉蘭，2000；Grumet, 1990)。

透過自傳的撰寫，學習者可以剖析個人經驗，並將自傳置於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中，藉以瞭解自己的意識。並可透過他人對自己的回應，來認識「鏡中自我」。透過回溯過去、瞭解現在、並想像未來的方式，學習者可以自我檢視與詮釋，進而提升自我意識，建立有意義的自我。

透過傳記的閱讀，讀者重新造訪傳記人物經歷的場景，並且理解他人的

觀點，接受差異的事實。透過比較，讀者可以思考個人的生活和主角的差別，並鼓勵自我反省。尤其是被壓迫者的經驗及其在自我肯定與否定之間的調適，可以幫助讀者重新思考差異的價值(Jackson, 1995)。

學校常會要求學生閱讀「偉人傳記」，這些傳記大部分是以男性為主，其「偉大貢獻」也是依照主流文化的標準來界定的，例如科學家、愛國者。我們很難在課程中找到女性科學家吳健雄的故事，更遑論默默耕耘的女性的真實故事。我曾經在小學進行一項實驗教學，其中有一個單元是「美麗的星空」，第一節課以為國爭光的紀政及默默耕耘的林文姬(註3)的故事作對照，讓學生瞭解女性在不同領域中的貢獻，希望能挑戰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並提





升學生的自我意識。許多學生反映，他們很喜歡排灣族女性林文姬的故事，他們認為這個故事平易近人，比紀政的故事更能讓他們深刻感受到「有為者亦若是」的激勵。而這樣的真實故事其實是很難在學生的學習世界中出現的，誠如一位學生所言：「平常我都不知道有這些女性，我只知道居禮夫人和貞德，我也不知道證嚴法師是女性。」但是這樣的生活課程(lived curriculum)，無論是對男生或女生而言，卻有極佳的增能效果。

第二節課我先要求學生分組至圖書館尋找偉人傳記，再統計傳記主角的性別與角色，結果發現他們所找到的傳記以男性、外國人、科學家居多。接著我要他們思考一個問題：「女性為什麼在歷史上消失了？」並且要學生

把對台灣有貢獻的女性找回來，大部分的學生都透過網路來完成這項工作，或許是受到林文姬故事的影響，學生顛覆傳統思考模式，列舉出許多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弱勢族群女性，有學生認為閱讀這些被壓迫者女性的經驗，提供他們反省自我與瞭解差異的機會。而這樣的課程在不同的班級中運作，會有不同的建構結果，例如有些班級可能會在圖書館中找到許多女性傳記，教師與學生對此就必須有不同的課程詮釋能力與建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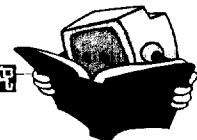
教師更新—— 課程潛力的體現

面對文化多元論的挑戰，為落實課程的實踐，教師必須建立新的課程視野，調整個人的課程立場，亦即改變傳統傳遞立場，改從轉化立場出發。

傳遞立場強調知識、技能與價值的獲取；轉化立場則從全人的概念，強調潛能的發展與自我實現(甄曉蘭，2000)。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主體意識與增能的學校本位課程，也強調教師課程設計的自主性與專業能力，在這樣的課程改革中，教師是課程的潛力，教師必須減低對課程專家的依賴，要恢復課程設計的「武功」(reskill) (陳伯璋，2001)，以及探究的能力。教師必須體認教室外的人所提供的課程偏認知取向，重視智識、抽象、大眾與理性層面，缺乏情感取向。認知(cognition)是從教室外移植進來的，而情感(affect)則是從教室生活中開展出來的(Freedman, 1998)。

兩性議題有很多是情感取向，要深切認同才能身體力行。不認同兩性平





權論述的教師，就難以發展出具情感取向的兩性課程，無法充分發揮課程潛力。有一位小學老師教學一向認真，時常將課程知識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連結，但是我發現他在進行兩性議題的教學時，顯得不太得心應手。在訪談的時候，他很誠實地說出他的教學困境：

我是個大男人主義者，平常在學校上課很累，回到家我不想做家事，也不想抱小孩，更何況我太太也願意做這些家事。我在教這個(兩性)單元時，覺得很不順，因為我不太贊成單元的內容，但我還是要強迫自己去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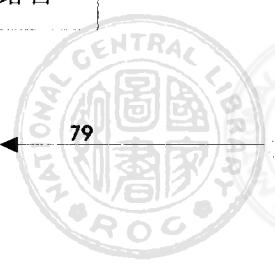
教室中的性別偏見、兩性互動等都是具體而且切身的兩性議題，所以兩性課程是一種生活課程，是從教室生活中開展出來的。教師唯有更新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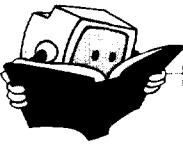
兩性平權意識，認同兩性平權論述，才能結合環境脈絡，發展出具情感取向的兩性課程。

師生共同建構的 兩性課程實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紐約市Mary McLeod Bethune小學(這所小學以黑人女性的名字命名)二年級的社會科課程中，當時進行的是「社區」這個單元，老師正在介紹社區附近的街道：「這條路叫Martin Luther King，另外這一條路是Frederick Douglass……」。這時忽然有一個小朋友舉手問老師：「為什麼我們社區的道路都是用男生的名字來命名，沒有女生的名字？」老師當時很驚訝，因為她一直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老師覺得這個問題呈現出性別意識的敏覺，決

定要好好地處理，於是一個不在計畫中、未預期的課程就此展開。首先，他們用班級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市長以及社區委員會，詢問這個問題，他們得到的答案是：「用男性名字為道路命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其他社區也有相同的情形」。他們又寫了一封信詢問道路命名的程序，由於預期收到回音的時間可能很長，所以老師請每一位同學到圖書館查閱資料，每一個人要找一位偉大的黑人女性(因為這是一個黑人社區)，並在班上介紹她的事蹟，再經由全班共同表決，選擇一位女性的名字作為路名。最後他們選擇了Mary McLeod Bethune，除了因為她的名字和校名相同，更重要的是她終其一生關懷與幫助黑人學生，他們決定用她的名字來取代學校前面的路名。





此時他們也收到社區委員會的回應，告訴他們改路名的程序。於是在家長及社區人士的支持下，老師帶著這群學生參加社區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及公聽會，讓學生在會議上說明改路名的理由。十天後，老師與學生到市議會列席，等候市議員開會表決改路名的提案，結果市議會全數通過了改路名的提案。

最後我們看到一張刊登在期刊上的照片：一群天真無邪的學生圍繞在市長身旁，看著市長簽署同意變更路名的議案。你可以想像當時學生、老師甚至家長有多麼興奮，就因為課堂上的一個問題，這群師生展開一連串探究的歷程，也改變了社區的歷史。這位老師後來得到紐約市1993年的優良教師，而他與學生的行動課程也獲得全美的注意與討論

(Solovitch-Haynes,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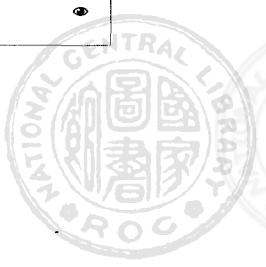
這樣的課程是師生共同建構，是意義探究的過程。這些學生不但完成了當初的學習目標，學到了與社區有關的知識，也閱讀了許多女性的故事，體認民主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學生的主體性受到重視，學生的性別意識、批判能力與行動能力也得到啓發，也發現課程發展有無限的可能性。而這些不就是兩性課程最希望培養的能力嗎？

結語

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兩性課程，是一種社會行動課程，它希望學生能從不同的觀點探討兩性議題，針對議題做成決定，並採取反省性的行動。多元文化教育視課程為「文化脈絡中的社會過程」，或師生互動所產生的「開

展性建構過程」；課程不是書面文件，也不是套裝產品，而是教師與學生共同建構內容與意義的一連串活動與事件。

我曾經問暑期進修的老師，上述的課程有沒有可能在台灣發生？大部分的老師都很悲觀，理由不外乎是「我們的課程比較沒有彈性」、「教學時間不足」、「學生能力不夠」、「教育不可能改變台灣的官僚體制」，我可以理解長期在集權化教育體制下教師的無奈與「自廢武功」(deskill)。但我更由衷地希望在標榜「鬆綁」與「培養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拋開背不動的書包」的九年一貫課程中，獲得課程發展權與教學自主權的學校及教師，能讓類似的課程在台灣出現，讓我們的兩性課程更多元、更人性化。





註1：「威廉的洋娃娃」描述一位叫威廉的小男孩想要洋娃娃的漫長等待過程。在一般人的觀念裡，洋娃娃是一個受性別限制的玩具，以致於威廉的小小心願，卻要經歷他人異樣的眼光以及嘲笑，才能如願以償。這本書試圖打破兩性刻板印象，幫助孩子學習尊重他人，並且發展自己的獨特性。這本書的中譯本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

註2：課程curriculum的拉丁字源是currere，是跑馬道的意思。

註3：林文姬是台東排灣族人，二十年前從洗頭小妹做起，因為努力工作及不服輸的個性，如今已是獨當一面的設計師，並且是台北市三家髮廊的老闆，她的願望是擁有五家分店。她的髮廊名為「蒂爾夢」，排灣族話是「我們的」之意。店裡設計充滿原住民風格，並且優先聘用原住民，以回饋族人。她希望以更好的服務方式，來化解漢人顧客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參考書目

- 陳伯璋(1987)。教育思想與教育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陳伯璋(2001)。新世紀課程改革的省思與挑戰。台北：師大書苑。
- 甄曉蘭(2000)。新世紀課程改革的挑戰與課程實踐理論的重建。教育研究集刊，44，61-90。
- 歐用生(1981)。課程研究方法論。高雄：復文。
- Freedman, S. E. (1998). Teaching, gender, and curriculum. In L. E. Beyer & M. W. Apple (Eds.),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pp. 230-244.). New York: SUNY.
- Grumet, M. (1990). Retrospective: Autobiography and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3), 321-326.
- Jackson, S. (1995). Autobiography: Pivot Points for engaging lives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s. In J. M. Larkin & C. E. Sleeter (Eds.),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a*. New York: SUNY.
- Pinar, W. (1978).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urriculum studies.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0(3), 205-214.
- Solovitch-Haynes, S. (1996). Street-smart second-graders navigate the political process. *Social Studies and the Young Learner*, 8(4), 4-5.

